西夏書列傳

西夏列傳自序先欲單行故有此序

嘉慶甲子仲夏既望見詁經精舍課題思欲撰西夏書五旬而藁粗具正效橐𩇕之蟄俄求龍樹之方未暇討論因之中輟竊念他史莫難于志而夏書惟傳最難列傳既完全書易就但乞鈔胥兩手何需藩溷十年秉炳燭之餘光先成四卷備西朝之覇史媿乏三長綴集舊聞搜羅逸典訪壬戌無名之記爐簡罕傳𣅜中興李夏之都荒墟安在聊比崔鴻蕭方等之作且補孫巽劉温潤之亡所兾博雅通儒摘瑕糾謬云爾太歲月日同在

周春識

西夏書列傳卷之一

妃嬪傳

太祖母衛慕氏宋真宗咸平元年封李繼遷母為衛國太夫人

太祖妃耶律氏遼景宗統和四年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冊為夏國王

論曰繼遷尚遼義成公主而遼史公主表景宗四女第一觀音女第二長壽女第三延壽女第四淑哥不列所謂義成者當時襲隋舊號封宗女以和親則元昊之娶興平乾順之娶安成皆如此矣

太祖后野利氏太宗母也謚曰順成懿孝皇后

論曰史言宋景德四年五月德明母周氏薨除起復鎮軍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以殿中丞趙稹為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德明以樂迎至柩前明日釋服涕泣對使者自陳感恩及葬請修供五臺山十寺乃遣閤門祗候袁瑀為致祭使護送所供物至山復獻馬五百匹助修章穆皇后園陵遣亦遣使弔祭起復所云周氏者豈德明生母耶他無可考

太宗后衛慕氏以五月五日生景宗名元昊小名嵬理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次妃咩迷氏生成遇又次妃訛藏

屈懷氏生成嵬廣明元年宋景祐元年遼重熙二年衛慕氏之喪遣使于宋告哀宋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中庸為致祭使起居舍人郭勸為弔贈兼起復官告使

景宗后耶律氏遼興宗即位以興平公主嫁李元昊以元昊為駙馬都尉封夏國公時德明尚在也重熙七年元昊與公主不諧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之是歲元昊稱帝改元元昊娶五姓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哆氏五曰索氏又娶于都羅氏遼重熙十八年夏延嗣寧國元年十月招討使

耶律敵古率阻卜軍至賀蘭山獲元昊妻二十年（夏天祐垂聖二年）六月獲元昊妻及俘到夏人置于蓟州未知所謂元昊妻者何氏也宋嘉祐元年（夏福聖承道四年）没藏氏之喪遣徐舜卿等如宋告哀宋以集賢校理馮浩為弔慰使文思副使張惟清副之乃獻遺留馬駝以謝

毅宗后恭肅章憲皇后梁氏子秉常立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初毅宗用中國衣冠國母勸子仍用蕃禮大安六年四月時即位已十三年矣（宋元豐四年遼太康七年）國母奪秉常政宋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弑國内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遂遣王中正往鄜延環慶稱詔募禁兵從者

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見囚請大舉征夏及詔諭夏國蒐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共誅國讐當崇其爵賞敢有違拒者誅九族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絶其饋運其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自後用兵者四年事具載記大安十年（宋元豐八年遼大安元年）秉常遣報其母哀于遼次年為天安禮定元年而秉常殂

惠宗后昭簡文穆皇后梁氏子乾順生三歲即位天祐民安六年（宋紹聖三年）國主年十二矣國母與國主舉兵攻金明

砦列營環城母子親督桴鼓破之守兵五百人惟五人得免既還留一書于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為我投于經略使處又復母子自將兵數十萬攻宋新築平夏城凡十四日晝夜攻城城守益堅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大風折之一夕拔營遁去國母慙不克城自剺其面而還其後天都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為宋將所襲執夏人自牛欄瀦雞靶嶺大沙堆平夏城連敗之後不復能軍遂請命乞朝貢永安元年（宋元符二年遼壽隆五年）正月國母梁氏薨九月遣使如宋告哀

崇宗后耶律氏貞觀元年（宋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遣使如遼請尚公

主五年遼以族女南仙封安成公主嫁乾順八年夏以安成公主生子告于遼次后曹氏子仁孝立尊為國母

仁宗后罔氏次章獻欽慈皇后羅氏長子純佑立天慶八年（宋嘉泰元年金承安六年泰和未改元）夏主母病風求醫於金金詔太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應天嘉定元年（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正月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令羅氏上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為王遣御史中丞罔佐執中等奏求封冊六月金詔問羅氏所以廢立之故安全復以羅氏表上金遣使封冊十二月夏遣使謝封仁宗以後史無考

論曰宋人謂元昊母衛慕氏或云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又謂元昊娶野利氏野利遇乞妹或云遇乞從女生三子次曰寗令哥或云宼呑哥貌類元昊故特愛之以為太子寗令者華言大王也元昊又納没哆氏野利之族有怨語元昊遂殺遇乞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殺元昊憐之下令國中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没藏氏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為尼號没藏大師生諒祚初元昊為其子寗令哥娶婦見其媺而自取之即没哆氏也寗令哥憤而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黄盧為訛厖所殺訛厖者

或云訛龎或云訛嚨没藏氏之兄也元昊次日因劓創死年四十六或又謂没藏氏生諒祚而元昊愛之寗令之母恚忌欲除没藏氏授戈於寗令使圖之寗令潛入元昊之室猝遇元昊遂剌之不殊而走衆仆寗令梟之此言欲殺没藏而誤中元昊於情理差近又一說也方没藏氏出為尼也既娠而元昊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寗令訛厖以為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寗令非子而没藏尼有娠幸而有子足以為嗣後三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没藏為太后於是政在没藏矣或又謂寗令哥即諒祚之小名國語歡喜為寗令兩岔河名也没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

諒祚因以為名此又一說也諒祚幼養於母族訛龎訛龎
遂專國政麟州西城枕睥睨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
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訛龎家每歲東侵不已
至耕穫時輙屯兵河西邊吏以聞宋詔經制之訛龎晏然
弗革馴至戰爭和市之罷自此始也訛龎以女妻諒祚有
李守貴者嘗為遇乞掌出納實保細吃多巳者嘗侍元昊
及没藏尼於佛舍故出入無間没藏尼既通守貴又通吃
多巳李守貴殺吃多巳及没藏尼訛龎乃族守貴獨護養
諒祚訛龎子婦梁氏諒祚私焉訛龎患之梁氏密告訛龎
將叛諒祚乃舉兵誅訛龎滅其族幷殺其妻没藏氏而以

梁氏為妻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諒祚凶忍好為亂遇酋豪大家輙私其婦女故下多怨又秉常母梁氏垂簾聽政與宋太后同宋人乃謂秉常見囚遇弒凡此皆宋國傳聞詆斥之辭非一時之實事故宋姚麟言秉常不廢即為順命种諤言秉常稚子臣往持其臂以來則當時亦知之矣又謂元豐中梁氏遣將引兵猝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少人心危懼有倡妓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敵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敵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也此此事幾等邯

鄆笑林聊資譚助以上雜采沈括王稱李燾諸家之說或存而不論云

西夏書列傳卷之二

家人傳

拓跋赤辭唐西戎州都督賜姓李

拓跋朝光唐靖邊州大首領左羽林衛大將軍肅宗時附

郭子儀代宗時有思樂州刺史拓跋乞梅

拓跋守寂唐開元後右監軍大將軍西平公靖邊州都督

孫乾暉姪澄並銀州刺史

論曰党項八部有拓跋氏其為元魏苗裔未可知也而曩

霄自言祖宗本出帝冑宋人亦有稱拓跋德明拓跋元昊

者矣然元魏出於鮮卑西夏出於党項究屬傳疑之辭至

思恭世系未詳史但云天寶末年夏部有戰功擢宥州刺史天柱軍使其裔孫曰思恭豈即鄭樵所云開元後之乾暉與澄耶

拓跋興宗内附仕唐上表乞致仕侍親云某月日勑許臣入京覲省者臣母譙郡太夫人曹氏今年八十有四曹氏有臣更無他子臣纔齠齔父已背亡守志偏棲鍾情善訓恩深徙宅慈過析蓌孤危相保臣得成立蕃裔賤末久荷國恩每慙厚禄慮臣身災況老親在堂廹於衰疾而更晨昏有闕尸素無厭碩鼠貽譏林烏不若尚忝朝列心豈遑安特乞停官許從歸侍則藜藿之養子道獲申桑榆之暉

母心是慰倘明神見祐母體漸平在臣犬馬敢不驅策伏望採詩人之錫類鑒令伯之陳情曲降鴻私俯矜微願乖恩遂志死將萬足不勝懇欵之至詔不允興宗復再三表請有云聖主孝理天下特降綸言戶有老親令蠲賦役鄉有孝子必表門閭洎乎方外百蠻咸被教化臣雖蕃裔賤品忝沐薰風烏鳥之心實媿乳哺讀者咸稱其孝

論曰興宗陳情乞養其辭眞摯若此觀拓跋之家風頗疑宋人之傳酖母也

思恭事具世記弟思孝為保大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使並檢討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行瑜反以思孝為

北面招討使思孝亦因亂取鄜州遂為節度使累進侍中思孝致仕以弟思敬為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天復二年降於王建又附李茂貞

論曰唐末李琪有奉試詔用拓跋思恭為京北收復都統詩云飛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闗右賊莫待詔書催當日試士以之命題足見思恭勳名之盛所以弟秉節鉞賞延於孫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為患由五代迄宋初守其家法保其爵禄亦可謂豪傑之士也

思恭孫彝昌彝昌族子仁福不知於思恭為親疎也仁福

子彛超彛超弟彛興彛興子克叡克㲉子繼筠繼筠弟繼

捧七世相繼鎮夏繼捧子永哥孫承吉並具世記

思恭弟思忠唐贈宥州刺史繼遷之髙祖也子仁顏唐銀

州防禦使仁顏生彛景彛景生光儼並具世記

繼捧弟權知夏州克文宋太平興國七年入朝以唐僖宗

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卒

贈岳州防禦使又夏州蕃漢指揮使克信克憲等同繼捧

歸宋並賜官有差

繼遷弟繼瑗宋端拱三年如宋謝恩授繼瑗亳州防禦使

繼遷弟繼忠繼遷歸順宋以繼忠為綏州團練使賜姓名

趙保寧

繼沖者亦繼遷弟也繼遷初與繼沖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兵於夏州後張浦爲宋所留而還自有傳破丑氏党項部族與野利氏芭里氏世居慶州雪山亦羌中大姓也餘並無考

山遇者曩霄之叔父也宋景祐初曩霄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山遇數勸曩霄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降宋投都監李士彬士彬與知保安軍朱吉狐疑不敢受乃奏之詔山遇還西夏山遇不可天章閣待制

知延州郭勸乃命監押韓周觧至曩霄所曩霄射殺之遂稱帝改元初山遇降宋其弟惟序止之曰南朝無人不可往山遇不聽既而士彬奪其珍寶而置之於死

論曰山遇與曩敏事相類然山遇不可謂叛以其勸勿反宋者正也宋人執歸於夏失在於宋矣其時宋降詔購募夏署職名至卑如埋移香者亦以郡王待之於是其黨愈固

景帝弟二人曰成遇曰成嵬族弟曰委哥寗令

論曰宋人謂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所謂嵬名浪遇

者其成遇耶其成嵬耶不可得而知矣

察哥郎君崇宗弟也雍寍五年宋宣和元年宋宦者童貫逼經畧劉法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統安城遇察哥率步騎三萬大戰移七時自朝及暮兵不食而馬多渴死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為追兵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餘萬貫隱其事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而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日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於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夏人欲拔之察哥曰欲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觧圍之賞者數百實自去

也時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閫輔為之
蕭條果如察哥之言

論曰察哥智勇有餘幾於古之名將而宋以腐豎典兵豈
能與之敵乎喪師辱國終亦必亡而已矣

越王仁友崇宗子也子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
立是為襄宗有子曰承禎不得立

齊國忠武王彥宗未知何主之子子遵頊立是為神宗
太子德任夏主遵頊子也自夏主立後與金交兵者十三
年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夏光定十三年夏主使德任伐金德任諫
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夏主笑曰非爾所知也彼

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請避太子位願為僧夏主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是歲元兵問罪夏主自號上皇傳位於子德旺不五年而國亡癈太子不知所終矣

論曰夏主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宜其留心文事乃窮兵瀆武構難十年向使不與金爭而養其精銳以待蒙古何至敗亡如是之速乎老子曰兵者不祥可以鑒矣

清平郡王史失其名子南平王晛即末主也

李惟忠父為夏主之子夏末守兀納剌城元太祖經畧河西城陷不屈死之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

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後仕元官淄川達魯花赤惟忠第四子恒字德卿自號長白官至中書左丞行省荆湖亦於安南死事

論曰惟忠一門忠孝惜其父史失其名而姚燧李氏家廟碑名亦不載故特表之

李楨字幹臣其先西夏國族子也金末楨以經童中選旣長入元為質子以文學得近侍賜名玉出干必闍赤後仕元至襄陽路管軍萬戶

西夏書列傳卷之三

臣傳

張浦

張浦者李繼遷之親校也宋太宗至道初浦以左都押牙使宋獻槖駝良馬太宗令衛士魁闘超乘引彊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之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太宗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太宗遂遣使賫詔諭欲授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太宗以浦爲繼遷謀主留之京師以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

使太宗崩繼遷復遣使修貢求領藩任眞宗許之乃放浦還後不知所終

盛信

盛信者白池軍主也宋景德三年府州折惟昌言兀泥族大首領名崖其從父盛信爲趙德明白池軍主客使人謂名崖云德明雖外託修貢之名而點閱兵馬尤急必恐刼掠山界名崖以告宋帝嘉之降詔撫諭就賜錦袍銀帶

論曰盛信爲夏軍主而漏言於宋時德明嗣位之初宋懸銀絹錢茶之賞下詔招其部族盛信豈懐利而來歟抑果欲歸化歟其後或竟降宋或仍留夏俱未可知但德明頗

守臣節並無刼掠山界之事則盛佶所言殆有心希賞矣

野利旺榮王嵩

野利旺榮一名剛浪唛景宗之親信也倚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時夏兵雖屢勝然死亡瘡痍者相半人困於黠集䝨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天授禮法延祚五年宋慶曆二年乃遣寨門砦主高延慶還延州見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於朝即自爲書遺夏主以禍福諭之曰國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後中外上言靈夏數州本爲内地請移河朔之兵益關中之力以圖收復眞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同金石故待先大王以

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大夏眞宗皇帝於是時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青春襲爵不知眞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違先君之誓書不避本朝並建大位累遣使人告於朝廷中外之人莫不驚憤咸欲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絶之皆不戮而還假有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經畧西事面諭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

大王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不愛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何得與天子侔名豈正而言豈順哉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來惠然留意何樂如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正不敢聞於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爲意言當時之事由於衆請引咎自責謝於朝廷朝廷必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如衆多之情終不獲辭

則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又於本國語言爲便亦不失其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蕃之人復見太康又大王之國財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幣之厚賜爲大王助也大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其若不聽他日雖有請於朝廷必有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擇焉文載本集較詳此從東都事畧節録令韓周等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夏主俾旺榮爲書報仲淹别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

以聞元昊書辭益嫚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聞者二十紙悉焚之餘亦畧加删改宋大臣咸議擅自通書焚書仲淹幾得罪罷籍又令保安軍檄旺榮且言旺榮總靈夏之兵儻陰圖内附即當授以西平茅土知青澗城种世衡亦遣王嵩附以棗綴畫龜爲書置蠟丸中遺之諭以早歸之意欲夏主得之而生疑也旺榮笑曰种使君年老大矣何兒戲尚爾因嵩地窖中知渭州葛懷敏遣僧法淳持書往而旺榮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詐請和宋復有鎮戎軍之敗次年和議將成籍遣文貴還開諭以通意夏主大喜厚禮王嵩使與文貴復

行旺榮與弟旺名嵬名瓌卧譽諍三人列名爲書與籍其書仍不肯削帝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違天東下籍以其辭猶嫚令其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野利當之則元昊不臣矣今其書自稱寍令或稱謨寍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自後往返踰年夏主稱臣受封事具載記旺榮與國主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旺榮引兵廵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國主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國主嘗賜旺榮寶刀而乞曩之父得幸於旺榮世衡因使吃曩竊其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

袍眞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倡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晝明敵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敵爭取器皿得所賜刀及香爐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國主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旺榮死旺榮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謀者還言半歲間誅其握兵用事者二三人皆反間得行世衡計謀之功居多世衡聞野利兄弟死爲文越境祭之當時人未甚知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論曰宋人謂元昊因野利后族有怨語遂殺遇乞等三家

旺榮當是其一家也此因由后族之怨語亦由於宋人之反間蓋其殘忍好殺而旺榮以忠信見疑尤可憐矣

王嵩者即王和尚也出家悟空寺名光信落魄酣酒邊人呼爲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時夏主分山界戰士爲兩廂命兩將統之剛浪唛統明堂左廂乞遇統天都右廂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戰凡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謀也种世衡守青澗城欲用間離之於是善遇光信且厚給酒肉一日謂光信曰我有書答野利相公若爲我賫之即以書授光信臨發復召飲酒而謂之曰塞外苦寒我爲汝納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還我光信

始及山界即爲邏兵所擒及得賫書以見夏主夏主發其書皆尋常寒溫之問夏主疑之遂縛光信拷掠千餘至脇以兵刃光信終言無它夏主益疑顧見光信所衣之襖甚新潔立命焚拆因得與遇乞書其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尋聞朝廷又言只候光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廂人馬爲內應儻獲元昊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酬夏主大怒自此奪乞遇兵旣而殺之遇乞死山界無良將統領不復有侵掠之患而邊陲亦少安矣洎西夏入貢光信得歸返初服改名嵩由三班借職終左藏庫副使

論曰初疑魏泰所記與史不同或一事而誤爲二細考之則非一事也剛浪唛得書置嵩地窖後得釋歸復與遇乞書間剛浪唛於前間遇乞於後自是兩事元昊又因納没㖫氏野利族皆怨望一時積疑並發遂怒族三家此固由世衡之謀亦實得嵩之力嵩豈尋常酒肉僧哉不顧一已之性命而全兩國之生靈厥功甚偉是以宋僧也而附列於夏書

野利仁榮

野利仁榮始製蕃字者也初景宗創蕃書命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

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景宗又親譯野戰歌以仁榮主蕃學後仁宗天盛十三年宋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以始製字師封仁榮爲廣利王

論曰遼史稱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乙金鑑訣野戰歌製蕃書十二卷又製字若符篆此乃宋遼所聞異辭然德明自必知書其製蕃字或創於德明繼於元昊而成於仁榮也沈括又謂野利遇乞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獻諸元昊豈旺榮即剛浪唛仁榮又即遇乞耶蓋芳池部族賛普所王內徙石州曾附郭令是其姓甚著而其名混淆出自傳聞未可盡信也

開國諸臣

太宗自號嵬名景宗自稱嵬名吾祖嵬名者蕃語尊官也景宗立國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卧𠢆如定名哆哆馬竇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又築壇受册稱帝改元黙兵蓬子山則用楊守素之謀也和議封册成守素與如定等相繼使宋守素道元昊之言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必轉求契丹因富弼諷宗眞諭元昊使納欵也又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誥敕者賀永年也永年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故不及於難

（𠢆兩字姓）

論曰諸臣惟如定嘗使宋此外皆無所表見然主謀議者有人主兵馬者有人典文書者有人國主可謂知人善任使矣至兵革之際不癈詩書蕃學漢學之設尤爲知所先務仁榮事稍著自有傳

景宗志在恢拓數侵諸蕃境土隣國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爲十隊隊各有長一曰妹勒二曰浪訛遇移三曰細賞者埋四曰五里奴五曰雜熟屈則鳩六曰隈才浪羅七曰細毋屈勿八曰李訛移岩名九曰細毋嵬名十曰波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此十人者皆中寨勁悍將也其名皆蕃其事並無考

論曰宋人有蕃爾雅倣爾雅體譯西夏語惜其書不傳不得十人命名之義也大范詩有云拘俘詢客事肉盡一無聲自注得賊中諜者雖臠其肉殆盡終無一言嗚呼孰謂彼無壯士哉

張元吳昊

張元吳昊姚嗣宗皆宋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横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之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范仲淹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别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

礱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二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見躊躇未用二人徑走西夏仲淹遣急騎追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連兵十餘年西方疲弊二人預有力焉時元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元初名源字雷復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時人目為華州狂子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下銀河下帝畿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落空飛詠白鷹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其他恠譎類

是初景祐中作絕句云太公年登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
車如今若向江邊釣也被官中配看魚吟此詩畢入夏州
及宋師敗於好水川元題詩界上寺云夏竦何曾聳韓琦
未是奇滿川龍虎輦猶是說兵機觀其詩知非池中物也
吳詩獨不傳
論曰宋人謂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遂
搴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
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
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橹
上得金帶乃納之此事與苗劉使賊至嘉禾刺張忠獻事

相類恐皆因漢袁盎事而附會之元昊尚知重龍圖老子而張元乃欲殺之非但出元昊下并出刺客下矣

賀從勗

賀從勗者官六宅使天授禮法延祚六年宋慶厯三年夏主遣與教練使李文貴同至延州入貢請和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知延州龐籍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以其辭浸順送使者闕下從勗至京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方可

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嫚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宋帝命著作佐郎邵良佐等更往議之良佐至夏州夏復遣如定聿捨張延壽楊守素相繼如宋議和及歲幣時夏與遼構怨雖用計暫敗遼兵終恐其大舉深入宋遼夾攻勢必不支且又疲於戰鬭部族離心因不得已稱臣於宋而帝其國中自若也從勗後官伊州刺史

論曰兀卒之爲吾祖字音逼近不待譯而知也邦泥曩霄更不知作何等語矣當時往往以此侮宋如東坡所云城上問兀擦是也招徠夏冦之議自張方平發之仁宗既決

意休兵韓范亦恃邊疆有備關輔可保盍謚不妨與南交一例棄之即言辭之狡獪稱名之悖謬皆不復爲之計較傳曰國君含垢其斯之謂歟

梁乞埋 子移逋

梁乞埋者毅宗后梁氏之弟毅宗以爲相許其世襲惠宗立乞埋卒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没寧令没寧令者華言天大王移逋爲惠宗后梁氏之弟父子兩代元舅乃外戚之最盛者大安六年統軍國母弟梁大王爲宋劉昌祚所敗乃移逋也崇宗天儀治平元年宋元祐二年宋范純仁乞誅鬼章奏有云如梁乙逋之輩假設獲之若有强子弟亦將豢

養之兵天祐民安元年（宋元祐六年）范純粹論西事有云聞梁乙逋用事之久元祐二年三寇涇原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不出一騎使席捲而歸乃悉得前後所積金帛每語人曰嵬名家人管國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點兵者欲使朝廷憚我而爲國人求罷兵耳昔元昊叛時雖數遣求和而故爲悖慢難從之議朝廷既不從則語衆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戰咸力乙逋今乃效之今朝廷既議貶絕宜作邊帥草檄以淺近易曉之言具道乙逋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兵不得已之意令諸路多作木印棄於賊疆不惟可以伐狃衆怨之謀又足以激

怒其衆須知禍由梁氏廢有衆叛親怨之理時安燾亦言乾順纔數歲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酋長善用兵者如嵬名阿吳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有以離間之阿吳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焉知其不回戈以復讐梁氏此一奇也當時頗用其策移逋宋人稱爲乙逋

論曰宋人謂元祐初崇宗天儀治平初梁乙埋數擾邊延安帥趙卨敗之乙埋終不悛卨使以善意問乙埋何苦與漢爲讐必欲寇第數來恐汝得不償失洪州前事可鑒也能不來和好如故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埋不窺邊後復用間戛

人疑而殺之此事與東染院使种君相類然乞埋與乙埋前後相距十四五年非一人也觀後來乾順表所云凶黨伏誅稚齡返正者則國母既没外戚專横終不免於誅戮矣

李清

李清本秦人也仕夏官將軍嘗說國主以河南地歸宋國母梁太后惡之大安六年四月國母誣清爲國主誘漢倡婦樂人因置酒執清殺之

論曰自清死而宋五路出師宦官爲帥兵連禍結夏亦因之重困矣荆舒當國詐生厲階觀元豐行後元豐行者不

禁且笑且罵也

昴星嵬名濟迺

昴星嵬名濟迺者夏西南都統也惠宗天賜禮盛國慶二年宋熙寧五年盜陷永樂城徐禧敗死宋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於兵次年昴星嵬名濟迺移書宋涇原帥劉昌祚乞通和好其書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爲必適於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疆土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爲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爲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

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橈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徼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隣北有大燕爲我强援因利伺便角力競鬭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爲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倖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

英才何不進讜言開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主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宋帝諭答之是年閏六月復遣使謨箇咩迷乞遇來貢表曰夏國累得西蕃征王子書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欲擬通和緣夏國先曾請所侵疆土不從以來未便輕許西蕃再遣使到國稱南朝語言計會但當遣使齎表自令引赴南朝切念臣自累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搆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建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乃賜詔曰頃以權強敢行廢辱

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罪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乃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共守先盟遂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巡毋出三二里夏之歲賜如舊

論曰夏人文翰絶少傳者二首之外先有元昊表云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劵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

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
塔張掖交河莫不服從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
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時再
讓靡違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二日
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
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寛慈及
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
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
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後有乾順表云臣國久不
幸時遇多凶兩經毋黨之擅權累為奸臣之竊命頓生邊

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訴難達幸凶黨伏誅稚躬返正遐馳懇奏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渊衷之俯納故班詔而申諭獲貢誓以輸誠謹當飭疆吏而永絶争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違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去聲唐劉夢得詩亦作去聲可見當時所讀如此此皆駢體也雖非吉光片羽亦凡鱗常中之一斑以少為貴彙而存之若元昊之誓表乾順之置頸上書文無足觀不録

王仁宗

王仁宗者西夏相也崇宗元德五年宋宣和六年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國主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

論曰宋初王禹偁撰李繼遷制繼遷贈馬五十匹而禹偁不受自是以降代尚文墨元昊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諒祚乞九經唐史册府元龜於宋追乾順君相賡歌尤彬彬焉其後仁孝復遍興學校尊孔子為文宣帝親行釋奠賜弟子員策舉人立唱名法立翰林學士院俾修實錄其文治固極盛矣宋隆興元年陸游代穿相陳康伯致書夏國主約修和好正值仁孝之時天盛十五年其往復詞命當亦可觀也兩代享國長久國內少兵革之事雍容揄揚而所傳止一詩題豈不惜哉

李遇

李遇者夏之大將也金天輔六年（宋宣和二年 夏元德三年）金與夏議和及金破宋乃畫陝西分界金將定陝西先率兵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夏兵值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方知為夏將李遇取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威戎東而遣使議事於金將金將報曰元帥府約束若兵近夏境則與夏相為犄角毋相侵伐遇使人告金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軍

論曰遇無所表見惟此一事可謂不辱命矣爾時金夏盟誓方堅故遇得行其志然亦天心未欲滅夏否則割地之

釁一開不幾爲宋海上之續乎要盟無信安足恃哉

王圭

王圭者宥州刺史也金天會十二年宋紹興四年夏正德八年冬十一月皇弟都統經略郎君撻懶獵於梁山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頹然爰命有司鳩工修飾是時復謁陵下繪像一新廻廊四起不勝欣懌與醴陽太守酣飲而歸遂刻乾陵無字碑陰爲行記時圭與職方郎中董應期從行

論曰圭仕於夏其時當奉使至金得預遊宴之樂惜其無可考也圭之行事此外亦無所表見云

王樞

王樞者夏文臣也大德三年（宋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偽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盡殺之五年（宋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夏人攻陷府州以世輔爲靖難軍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經畧安撫使世輔請兵報延安之役夏主俾先討別種酋豪號青面夜义者世輔擒之以獻夏主乃爲出兵遣樞與武臣夥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金帥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夥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命王晞朝護送至宋行在五月世輔率衆三千人歸宋宋授爲護國承宣使樞寄行府前

軍統制賜名顯忠次年大慶元年宋紹興十年金天眷三年十月宋還

王樞及所俘百九十人於夏

論曰顯忠字君錫青澗人父永奇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

族巡檢金陷延安招之不降顯忠初生即立於蓐室有火

光長而雄偉氣雄萬夫歸宋後屢立大功爲中興名將卒

贈太尉隴西郡公顯忠固不媿忠孝矣樞與夥訛其後無

考雖不聞死事亦無負於國也

焦景顏王僉

焦景顏王僉夏之文臣也仁宗天盛二宋史誤作三十一年立

翰林學士院以景顏僉等爲學士俾修實錄

論曰金大定二年（天盛十四年）四月翰林學士焦景顔使於金賀登寳位四年（天盛十六年）四月兼樞密都承旨使於金上章奏告乞免徵索正隆末年所掠人口六年（天盛十八年）十二月復使於金乞免索所掠人口許之十年（天盛二十二年）閏四月權臣任得敬中分其國脅其主遣使上表爲得敬請封景顔預焉是景顔早官翰林其纂修實録乃天盛二十一年也自後景顔姓名不復見史至僉則竟無可考尚有楊彦敬高岳呂子温王師信劉昭餘良李國安張公甫皆以翰林學士奉使附見於此

斡道沖

斡道沖字宗聖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
道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蕃漢教授譯論
語注別作觧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官至中書宰相而没
夏人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畫道沖像列諸從祀道沖又
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元虞集有西夏
相斡公畫像贊

高逸子良惠

高逸官大都督府尹子良惠官右丞相世居河西仕夏爲
顯官良惠孫智耀登夏進士第夏亡隱居賀蘭山太宗訪
求河西故家子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時智耀

上言徵用西夏舊樂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其器與曲皆唐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皇子濶端復欲奏官之不就後卒仕元

論曰元史稱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兀剌海西關口入河西獲西夏高令公克兀剌海城高令公則未知其爲智耀之父兄歟智耀之宗族歟

斡札簀

斡札簀西夏盜州人世掌其國史札簀初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元太祖命副撒都忽爲中興州管民官世祖初以疾卒子朶兒赤字道明年十五通古注論語孟子後亦仕

元

論曰斡氏世掌國史故其子弟多知讀書道明其道沖之族昆弟與父子事跡並具元史

曲也怯律阿綽等

曲也怯律唐兀烏密氏夏末守甘州城時元兵已破肅州矣初曲也怯律之妾方娠不容於嫡以配掌羊群者及里木既而生子曰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言嫡已有弟察罕武勇過人爲元太祖所收養長賜姓蒙古從征西域有功又從攻西夏父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相見且遣使諭城早降其副阿綽

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幷殺使者併力拒守城破太祖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進攻靈州夏人以十萬衆赴援太祖親與戰大敗之還次六盤夏主堅守中興太祖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衆遂議降後太祖崩諸將擒夏主殺之復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入安集遺民

論曰曲也怯律守城未降雖未許其忠然父子被殺不可不謂之死事矣至阿綽等三十六人向白併命捐軀横海島之風至今史册書之猶凜凜有生氣惜阿綽之外莫詳名氏然則當時非無忠義死事之人其湮沒不稱者可

勝道哉

羅世昌

羅世昌者金承安二年夏天慶四年八月官宣德郎同武節大夫折嗘俊乂賀天壽節泰和八年夏應天定三年嘉三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同樞密使李元吉如金奏告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九月金與夏國和議定夏主稱弟各用本國年號時世昌進官南院宣徽使同光禄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中書省左司郎中李紹膺聘於金世昌嘗述其國之譜叙世次蓋亦當時之文臣也

甯子寍

甯子寍仕夏爲樞密使都招討初神宗光定二年宋嘉定五年金崇慶二年金冊夏主遵頊爲夏國王四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遣二僧齎蠟丸書至宋西邊欲與共圖金復侵地宋不報九年宋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二年三月金人南遷議都長安遣重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逼乃遣子寍赴蜀議夾攻秦鞏利西安撫丁焴持不可十二月子寍遣使復申前說且責失期時安丙再開宣閫許之次年八月子寍以師期來告丙遂決意出師以奏劄聞諸朝不待報可命將大舉卒無功子寍及嵬名公輔率衆歸其國又次年正月丙還利州

論曰時距夏亡不及十年矣子寍武翼與萬慶義勇等皆大臣也不知其所終

王立之

王立之者宦精方匭匣使金哀宗正大四年（末主睍元年年號無考）聘於金未復命而國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戶八月五日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環州詔以歸立之賜以幣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詔如所請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戶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入元不知所終

論曰夏見滅於元而非爲金所滅本不必責其使臣之死節也立之雖亡國之臣然觀其請不仕而居鄉郡猶有故國故君之意眷戀不忘尚可稱賢者矣

楊剌失

楊剌失河西寍夏人孫朶兒只仕元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朶兒只官御史中丞以剛直爲奸臣所誣而死

論曰朶兒只自言家世寒微不敢取旨邀贈王爵則剌失不仕也然觀其孫之賢殆昌黎所謂�躬蕎後者耶元初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受知於太祖每自矜曰國家方用

武耶律楚材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弓匠治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太祖善之八斤之後無聞焉

叛臣

李彝興弟彝敏晉天福八年官綏州刺史與其黨作亂爲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到闕骨肉三百餘口晉以彝興之故縶送本道斬之

論曰彝敏以兄弟之親結黨謀亂厥罪誠不容逭然何至骨肉三百餘口併命刀俎此足見彝興之凶殘矣宜其後嗣漸替而移祚於繼遷也其他以一城一砦叛降者往往有之要皆或廹於勢或誘於利疏遠之武夫何足道也傳

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越二百餘年而有任得敬之事

任得敬者西夏之相也初仁宗嗣位其臣屢作亂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天盛十二年（金正隆五年）封爲楚王得敬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寖盛仁宗不能制二十年（金大定八年）得敬欲圖分割夏國因賀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國主章乞良醫爲得敬治疾金遣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來夏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世宗曰得敬自有定分奉表

禮物皆不可受乃郤之二十二年(大定十年)仁宗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請封金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世宗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爲天下主豈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郤其貢物賜夏主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賜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

物已令發回時得敬遣間使至宋四川宣撫司約兵攻西蕃宋臣虞允文報以蠟丸書七月得敬間使再至宣撫司夏人獲其帛書傳至金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可行而請封又不可得仁宗乃謀誅之八月晦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於金并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上其謝表云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書不爲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下國不勝感戴下國妄煩朝廷冒求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大朝不用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熙秦路接恐自分地以來別有生事已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

以宋答蠟書事在乾道三年按三字當是六字之誤宋史又云四年夏改元乾祐得敬以謀簒誅此金人聞早宋人聞遲年月互異又四年四字亦是七字之誤

論曰金世宗所見者大不墮得敬術中可謂有人君之度矣虞雍公宋之名臣亦豈收納叛亡者祇因與夏隔遠但有意撫綏初不料得敬之謀簒國也

慕洧者本宋人初以環州降金金割陝西河南地與宋洧奔西夏夏人以爲山訛首領山訛者橫山羌驍勇善戰夏人倚之平夏兵所不及也後爲樞密使及金再定陝西洧思歸與其弟濬謀叛夏人知之遂族洧

論曰洧不忠於宋且不忠於金又不忠於夏乃偷生倖免

反覆之小人也其取禍之酷宜矣附於叛臣之末